

偏方

秋气微凉，一边喝午茶，一边闲读《夷坚志新说》，常常被书中谐趣的语句逗笑。

《夷坚志》是宋人洪迈的笔记，记录宋朝民间的奇闻逸事，包括生活、风俗等，是南宋版的《山海经》。《夷坚志新说》作者陆春祥花数十年时间研读洪迈笔记，以独特之眼选择材料，解析笔记中暗藏的隐喻，以通和趣为原则，有了新说。《夷坚志新说》选用的百余则笔记，其中30多篇与医学有关，也就是跟民间流传的中医学有关。

近年，我留心记录一些民间流传的中医方子，学会自我调整身体。譬如关节、皮肤、肩颈。前两年，皮肤湿疹长出褐斑，一直使用西医的药膏，只能暂时止痒，并不能祛褐斑。朋友告知：用桉树叶熬汤，加醋泡洗。几次后，果然见效，湿疹消除，斑也褪了。我一直相信，中医是民间生存的法宝。

吸引我的是新说部分，陆春祥联系切身实际，说肩部肌肉损伤后，用针灸、热水泡和加固方法锻炼逐渐恢复。我很想知道，这加固方法锻炼是用什么方法？热水泡时加了哪几种草药？

自打羽毛球后，我肩膀隐隐作痛了一个多月，不知是肌肉拉伤，还是天气原因。如果是肌肉拉伤，书中有现成的方法。我的目光停留在书页那两行字上，逐字逐句阅读，想探究出方法。

我忍不住电话咨询陆老师。陆老师重复说了书上的方法，又补充说，当时坚持了3个月才痊愈。

新说是陆老师阅读笔记的心得体会，他把切身经验分享给读者，打通每一颗热爱阅读的心灵，引起共鸣。我对里面的小故事很痴迷，阅读新说时，又记录了几个民间药方，如鹤涎化麦芒、姜片散痈解毒等。民间偏方可以信手解决生活中遇见的小问题。小问题如果不懂化解，往往纠结成大问题。

《二百味草花膏》也与偏方有关。故事写道：“福州人患了眼病，双目红肿，又痛又痒，还不停流泪，白天不能看东西，晚上不能看灯光，只能整天呆坐着。”我一惊，这写的不是我吗？难道，古人也患和我一样的眼病？自从我患甲亢眼突以来，白天怕阳光，夜晚怕灯光，不敢独自出门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看手机，不能看电脑，所有刺目的荧光都必须屏蔽。

古代没有西药，古人患上甲亢怎么医治呢？这位福州古人用的是二百味草花膏，用羊胆和蜂蜜调制，蒸成膏服用。羊吃百草，蜂采百花，故称二百味草花膏。这药名原来如此简单，我会心一笑。

我特别想试试这古方。上网搜索，羊胆果然疏肝清目。于是，我向山村预订了两个羊胆。

羊胆汁色棕黄，蜂蜜微黄，两者调和，颜色变金亮起来。由于调入的蜂蜜较多，上锅蒸一会儿，蜜香扑鼻。出锅时，颜色偏暗。亲手调制的二百味草花膏生成了，却不是膏状，呈液态，也不浓稠。

我想，古人制二百味草花膏时一定在冬天吧，天气冷，蜂蜜遇冷凝结，成膏状。看着深棕色的二百味草花汤，我迟疑着小心翼翼地尝试了一小勺草花汤，味奇苦，但被蜜的味道盖住了。过一阵儿，又尝两小勺。神农氏尝百草，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尝试吧？

幸而，过了一夜，平安无恙。但我终究没有继续试验下去。

合上书，我仔细端详书签。一枚设计独特的书签，像一张动车票，从临安府到鄱阳，穿越到800年前的洪迈世界，留连于茶坊、酒肆、脚店、剧院……穿梭于郎中、官吏、船工、猎人、商贩之间，感受宋时人间烟火。《夷坚志新说》关乎民风、民情、官场等世俗万象，其处世态度也是偏方，解开现实的疙瘩。

□ 郑飞雪

散文

成都的雪

大自然的万物中，雪是最有灵性的。可不，时令才刚立冬，片片雪花便如约而至，好个“不负卿”的样儿，着实让人怜爱。

天府之国的成都，地处川西平原腹地，域内的龙门山、龙泉山最先受到雪的偏爱。它们轻轻巧巧从北面的秦岭越过，一路袅袅婷婷、婀娜多姿地飘来，漫过山岗、漫过河流、漫过村庄和城市。或许是羞涩的缘故，它们绕过喧闹与繁华，静静地驻足于山野树林，那里宁静、安详。以至于，成都观雪最好的去处就是龙门山和龙泉山了。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我想，杜老先生在蓉城浣花溪边居住的几年里，真正能看到雪景的日子并不多；当然，那秋风破茅屋的窘境已很使先生为难了，他定不会还有更多的雅兴去为雪而赋，这从他在蜀中留下的数百首诗中可见端倪。而在众多的千秋文人墨客中，关于写成都下雪的人也是寥寥无几。可见，从古到今能在成都观赏一场气势磅礴的雪景，是一种高贵的“奢求”。能在家中，透窗而眺百里外的西岭雪山，才是成都人幸福生活里的一份莫大惊喜。

成都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寒风凛冽，多是阴冷而略显僵手僵脚。天性悠闲的成都人总是极为迫切地想拥抱一场冰天雪地却往往不得，每有天空飘洒着点点雪花，便翘首以盼，而后奔走相告：“下雪啦。”“快来看看雪哟。”那份惊奇羡慕无可名状。

曾有那么一个冬日的夜晚，一资深摄影友急促拉着我上了龙泉山的老牛坡。上得山来，汽车的灯光照着路旁的树林、山坡，白雪挂满枝头、铺满山坡，银装素裹、白雪皑皑的盛景呈于眼前，真还不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所能看到的。紧随我们上山观雪的人越来越多，车辆挤满盘旋狭窄的村道，当地有关部门不得不临时进行交通管制。我惊叹于成都人追逐雪的这份衷情与挚爱，虑及自己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每当这个季节，我们谈及寒冷中的美好，想必白居易这首诗一定会被轻轻吟诵。寒冷的冬日里，成都人也期盼着一份时光的静美，在满街飘荡着麻辣火锅鲜香时，如能遇上一场纷纷扬扬的雪，这日子就更有激情的诗意。他们会谈论着居易先生《夜雪》的诗句：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这样度过一个雪夜，能在清晨欣赏到一片洁白盛景，就觉得这人生太值了。

在成都，雪不常见，而在离成都不远的地方，雪山亘古矗立。现代时空中，成都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已实至名归。每至闲暇，“川A”大军就逐雪而行，西岭雪山、海螺沟、贡嘎山、达古冰川是他们神往的雪之胜地。我曾在西岭雪山碰见两对情侣，不经意间知道，他们只是缘由大学时代看了电影《东京爱情故事》，剧中两对情侣大雪天奔赴山上泡温泉，那份浪漫和唯美就一直存留心间。如今有条件了，他们就约定圆起年轻的梦。

春有百花，秋望月；夏有凉风，冬听雪。或许每个人心中无烦恼，就是好时节。

在成都，期待一场雪。冬日的美好，总会与你不期而遇。

□ 李刚明

初冬遐思

送小女上学后，房间彻底安静了下来。屋外又是细雨绵绵，寒意袭来，裹一件厚服来抵御这初冬里的清冷。

简餐过后，看窗外蒙蒙的雨，有了出去走一走的想法。

撑伞，在伞柄轻轻打开的一瞬间，溅起了少许雨滴落在衣衫上。晶莹的雨点晕开来，在衣服上形成不大不小的浅墨色，瞬息颜色愈来愈淡。没多久，那些雨影就消失不见了。

也许是雨天的缘故，小区里比往日显得安静了许多，只有三三两两匆匆而行的人从身边掠过，移动的伞花亦增添了别样的趣味。

雨，没有发出太多的声响。初冬的这场雨收敛了夏日时的张扬，断然没有给人们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机会，只是悄无声息地潜入初冬的衣襟，广袤的天地间也因为它们的到来而多了一份朦胧的神秘感。若想要那样的意境，只能等到有残荷的时候了。那么静等残荷好了，“等候残荷？”竟然被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哑然失笑。

耳机里是曼妙的轻音乐，这段银莹的箏曲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扣人心弦，如泣如诉的曲调在雨天有格外的穿透力，渐渐蔓延浸透每一滴雨。

虽说已是初冬，可小区里的绿植依旧很茂盛，春风十里春林永盛的样子，此时安静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到了一年的末端了，不禁感叹时间的飞逝。枇杷树、桃树早就不见一颗果了，只有一两棵柚子树还等着人们的摘采，显得孤单了许多。只有这一簇簇、一束束的绿色植物还如以前挺拔苍劲，只不过在雨的滋润下更加青翠欲滴。

雨似乎慢了下来，湖的那边有红衣女子走过。湖面也是安静的，湖中的舟楫兀自沉默，没有了摆渡人的掌控，它也是自由自在的。偶尔有鸟儿翅膀轻点湖水，给湖面带来一圈圈的涟漪。

望青黛不语，突然间却是满满的心事。耳边箏曲依旧，想想自己是那抚琴人：一袭香纱，古音袅绕，悠悠咽咽将心事流淌的画面，不禁眯起了眼。

我想，我的心事是被时光刻上了刺青的、水墨的韵，浓淡相宜，和这初冬的雨天如此相似。

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”生命大抵如此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，憾事常有。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”在我们的生命长河里，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在自己看来不曾美满的事。说到底，我们缺乏一种拥有遗失的美好心态。

诸事总想要更多的美好，岂不知越想拥有失去得越快，就像手里握不住的沙，握得越紧散得越快。不妨松开手，顺风扬起，空了手心才能抓握别的美好机会。

曲罢，情未了。

转到熟悉的小街，几张矮几已蓄积了不少雨珠，透过晶莹的雨，人们来来往往的身影开始映射：有一对情侣嬉笑着踩碎了脚下的一洼水；一捆捆青菜被老农架着送往菜场；打着哈欠的店员推开铝制门，突然窜出的一只猫惊了我，也吓到了他。

我穿梭在这烟火人间，袅袅婷婷的烟雨，让我遇见美好，遇见自己。过往在雨天里不声不响，就像是埋葬的净瓶，梵音净心，纯纯粹粹，不牵不扯。

我依然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有自己，依然在闲暇的时间里听歌、听评书、写文字，让它们塞满我的日子，洗涤疲惫的心。虽然有些冷清，但一直乐此不疲。

谁说，在雨天里都是结满丁香愁怨的人？所有的恼在雨天里是安然、朴素的，雨天足以平息掉那一个个人恼的事。

雨天，也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尘世中人，生命里不仅要有晴天的绚烂耀眼，也要有雨天时的沉稳。掌握好这个平衡，生命之路才会走得更稳、更踏实。

□ 龚志莹